

第十六届 世界哲学会会议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情报所第三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十六届世界哲学 会议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情报研究所三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125 印张 310 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统一书号：2190·087 定价：1.30元

(限国内发行)

编者说明

一九七八年在西德杜塞尔多夫市召开了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哲学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下分八个专题：宇宙观念问题；现代生物学及其对哲学的挑战；意识、大脑和外部世界；数学化的成就和范围；共相的哲学问题；科学的理性与其他类型的理性的相互关系；科技进步问题；规范及其科学根据。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多，为便于讨论，就按这八个专题来组织分部，专题讨论都在分部范围内进行。由于提出的论文较多，分部发言又限定时间，所以会上宣读的论文大都是原文的提要（译成中文在四、五千字左右）。

这里要说明：大会收到的论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为便于让更多的读者阅读，论文都分别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还要说明的是，苏联部分的论文已经抽出，另编一册，书名是《当代苏联哲学论文选——在第十六届世界哲学会议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我们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开始组织会议文件的翻译。我们拿到的这个西文本是大会秘书处编印的。全书共168篇，采用了六十篇。原书目次是按姓氏的拉丁字母顺序编排的。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几位作者在署名时写了国藉、学衔或工作单位，其余绝大多数都只有署名。中译本为求划一，只

得删去少数署名作者的国籍、学衔或工作单位，这是不得已的。

我们这次的中译本基本上是按内容编排的。大致说来，前半部属于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后半部属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前半部涉及的面比较广，大体上有三个重点，即理性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和价值问题，讨论这三个问题的论文比较集中。后半部涉及多种自然科学问题。

本书社会科学部分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部分同志和少数高等院校教师以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部分同志翻译；自然科学部分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部分同志翻译。编辑工作主要由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丁由同志负责，情报研究所易克信同志也参加了部分编辑工作。

我们出版这个译本，主要目的是让国内哲学界了解目前世界哲学研究的状况以及今后研究的趋向。当然，本文集中也有若干高水平的论文，值得一读。我们的水平不高，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

目 录

- 人的特性 T. M. 雅罗谢夫斯基 (1)
论物的存在 L. 克罗克尔 (15)
掌握科学和技术对第三世界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某些哲学上的考虑 L. A. 卡马乔 (21)
可推出类与认识论 E. 坎纳布娜娃 (28)
试论技术估价的认识论问题 H. 斯科利穆夫斯基 (34)
作为一种理性知识的哲学知识的
若干特征 A. I. 达维多夫 (45)
辩证法是科学理性的基础 L. 诺瓦克 (52)
哲学、科学、理性 F. 菲德勒 (59)
科学的意象，形而上学的
多元论与理性 N. S. 尤莉娜 (66)
理性的限度和超越限度的可能性 H. 蒂策 (72)
自然科学史和历史理性批判 A. 阿库汀 (80)
技术体系最佳化道路上的技术理性 A. 胡宁 (86)
科学的理性与神秘的解释 E. 里伟尔索 (95)
论法律准则的科学基础 J. M. 德尔加多·奥康多 (104)
从哲学上论证教育学准则 G. 蔡夏 (108)
道德与科学 S. 安格洛夫 (117)
社会决定论的哲学解释和

- 科学的社会哲学 A. 维尔斯 (122)
作为科学的科学在道德上
 不是中立的 J. E. 麦克佩克 (129)
科学知识、道德意识和我们时代的
 文化的人道主义理想 A. 塔纳赛 (137)
价值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 N. E. 鲍伊 (143)
价值的等级 Z. 勒维 (150)
社会本体论与价值基础的危机 C. C. 古尔德 (156)
社会科学中测量和
 数学化的限度 T. 巴甫洛夫斯基 (163)
在科学和技术革命条件下
 社会控制的思想 R. 里奇塔 (171)
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进步
 是可能的吗? H. 格特纳尔 (179)
综合的知识: 艺术和其他系统 G. P. 斯坦 (186)
从神经科学看心身问题 M. 邦格 (192)
针刺疗法: 哲学对科学的挑战? 窦宗义 (199)
作为心理机能的基质的大脑皮质的
 神经元机制 J. 森塔戈陶伊 (212)
在心理物理同一性理论和心物交互作用
 理论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吗? H. 荷尔兹 (219)
实践、意识、外部世界 I. S. 纳尔斯基 (227)
病因学和病因学的动因 C. 怀特贝克 (233)
意识——偶然性还是必然性? W. 门茨耳 (240)
概念的无言影响: 略论理解观念在知觉
 和意识上造成的后果 L. B. 塞比克 (249)
神话是一种幻想的意识形式 A. 古里加 (257)

- 神话和人类理智 D. B. 皮肯 (263)
梦中的精神活动 K. 埃米特 (271)
数的性质和量词的解释 V. V. 切利谢夫 (282)
科学数学化的一些基本因素 K. 伯卡 (288)
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化和
 时空描述的情况 M. D. 阿克洪多夫 (293)
科学可以把世界简化为
 数学的实体吗? M. 卜尔捷列斯基 (299)
再探自然界的质和量 M. C. 罗斯 (305)
试论物理学—生物学关系的
 哲学分析 I. 阿波斯托洛娃 (312)
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 B. S. 乌克兰因切夫 (318)
“科学不思维” J. 斯塔尔马赫 (325)
波普尔的柏拉图主义 A. 奥希厄 (333)
科学和哲学: 古典的观念 M. C. 卢斯 (341)
支持哲学与科学相关联的
 十个论证 A. 帕里加洛夫 (349)
论科学进步的实在主义的理论 I. 尼伊尼卢奥托 (356)
规范的科学证明问题, 规范能在科学上
 被证明吗? G. G. 詹姆斯 (366)
生物学和人类自由 R. T. 乔治 (374)
现代生物学、性别和人性 K. P. 摩根 (381)
生物科学与现代文化 I. K. 李塞耶夫 (386)
生命的非还原分子
 基础 C. A. H. 比格尔, C. P. 比格尔 (393)
进化生物学中自然选择
 和还原论的意义 A. 厄巴尼克 (403)

- 生物学使科学哲学面貌一新 N. 德彭楚克 (409)
生物进化中的进步 C. 诺文斯基 (416)
技术进步的机制 F. 拉普 (422)
宇宙和哲学科学 V. S. 戈特 (429)
宇宙学和哲学中的世界
多样性问题 A. M. 莫斯捷帕年科 (435)

人 的 特 性

T. M. 雅罗谢夫斯基(Jaroszewski)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①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念，为研究人的特性提供了一种在认识方面非常广阔前景。在这里，人性，即“人的第二天性”，被看成是在各种形式中发生的相互作用，其目的是要以一种最适合于满足人类的需要的方法来创造自然环境。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动地、有目的地改造他的周围环境，他通过社会的方法即与别人进行合作来改造环境，而随着这种相互作用的形式的历史的发展，他的人性也就发展起来而且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马克思和“自然主义者”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自然的实体。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②

每一个类的个体都是按照各自的发生和发育而形成的生物学上的机体。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物质的生产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消费中、性生活中，甚至在纯粹的精神活动中，如果没有物质，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人通过他的各种感官而感知世界，借助存在于大脑皮层中的高级神经活动而进行思维，依靠声波、书报、彩色画片或当时的其他媒介物等这样一些物理现象同别人进行交往。

人类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些声音，而且是一些使人们得以进行约会和共同交往的有意义的符号。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 人类的个体之间的一定的关系是语言的基础，作为人而不是作为自然物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的基础；因此，“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 人类的个体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还具有“第二种特性”。因此，在说明某一个特定的人时，我们不能满足于说，他是由某种有机体，由某些特殊的物质构成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把人类的个体同其他自然物区别开来。否则人的个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就会降低为他同任何虱子和任何沙粒所共有的性质”^③。

使人同其他自然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某种把人同超自然界联系起来的东西，而是人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

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而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①

这后一个问题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人类存在的另一个前提联系在一起的，关于人们的互相作用的社会经济形式和思想文化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②

根据这种观点，个体的意识并不是某种构成人类意识的东西，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存在形式的产物。

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同动物界的现实的东西的区别在于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人不是接受自然界的现成的恩赐，以满足自己的一切基本需要。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不得不生产他们所必要的东西。他们使用人工制造的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动地、有意识地改造和驾驭自然界。

——他们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结成一定的社会的关系。他们要进行彼此合作的交往，于是他们便创造出了记载和交流经验的各种体系，语言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能动地改造自然和使用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基础。人具有特殊的、有意识的和反映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随着人类日益从自然界解放出来以及随着人类的人性化而变得更加丰富多采。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能动的、辩证的关系的一种反映和一种社会的共性。这种精神和智力生活的内容，在人类活动的物化形式中，以及在一切个人同别人的接触和谈话等等当中，都可以互相传授。

——因此，每一个人都不仅可以运用他自己的经验，而且可以运用从别人以及别的多少代人那里传授来的经验。

——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具有社会的性质，因为它既然成为人类关系中客观的东西，同时也就构成参与集体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其他人的生活。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是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是受与动物界比较而言的人们的特殊的肉体组织所制约的。^①人们必须进行合作以征服自然，必须在合作的过程中进行交往并且交流经验。经验作为知识、行为方式和物化产品，被后代所继承。历史性的中心命题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自我认识的过程可以在历史之中而不是在历史之外得到实现。

人类的个体之间以及社会及其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方面的和辩证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注。

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一个个体的发展，是受他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一切个体的发展制约的。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遗产，构成某种联系，把一代一代的个体连接起来。

上述关于人类的特性的基本观点，着重揭示了客观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是人类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人之所以存在以及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只有通过对人类的客观的劳动的分析才能得到解释。人类的劳动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最典型的形式。生产劳动的范畴是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存在时所使用的基本的范畴。这是分析其他物质实践形式（生产关系、政治活动）和人类所特有的非物质活动，以及分析人类在其总的互相联系和历史运动中的行动结构的出发点。

生产劳动这一特点，也是解释随着人之超出于动物界而发生的物质形式的这一质的飞跃的出发点。它抓住了人类同自然的关系的最基本的标志，使我们可以确定在生物的进化中随着人类现象的出现而发生的这一突破的本质，可以对这一突破溯本求源于有机生命的发展。

对生产劳动过程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人由于下列事实是同动物界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是，人同化（和异化）为生命所必需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动是一切动物机体所共有的特点的继续。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 另一方面，人进行劳动的方法、使用专门制造出来的工具而进行的有意识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目的的劳动，使得人同动物截然不同。马克思说：人同“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不同，“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①。人的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就是有意识地利用“自然力来反对自然力本身”。

人类的生产劳动只能在与别人合作的情况下进行，这就创造了自然界前所未有的—种新的关系。这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在历代人进行的历史的合作的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的合作的种种形式；人们把个人的经验、一定的技能、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代代相传。人类的劳动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有机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自然关系。它也是个人与其他进行合作和交往的、交换劳动产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它是现实的有意识进行合作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它是在进行活动分工和产品交换中实现的）。它也是世世代代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人类生产活动受到“生物学上的制约”，而且，间接地，由生产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受到“生物学上的制约”，不过这都仅仅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通过自然的进化而出现的人这种生物学上的结构（直立的身体，可以实行生产行动的双手，特别发达的大脑和大脑的联系，神经系统的机能活动），是进行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和开始历史过程的经常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②但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人这种生物学上的结构，对生产活动的变革方向并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对人类的思维方法及其知识的增长（不是从思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的心理学上的机械作用的观点来分析，而是从思维的语义学上的内容的观点来分析）并不发生影响，对历史的进程也不发生影响。历史的进程一经开始，一种新型的过程——与生物学上的进化部分相一致的过程——的可能性便出现了，这就是人类发展所特有的、对于人类后来的一切进步都发生影响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革的可能性。

以上所说的人在文化方面的变革，如果是在一个长时期内实现的，则可能与一些次要的而且非常缓慢的生物学上的变化同时发生。人在文化方面的变革之所以出现，要么是由于一种新型的文明生活，由于一种新创造出来的人造环境，要么是由于在千百年中不断重复的某些体力和智力活动可以在人类机体的各种器官的机能中刺激出某些熟巧（或缺陷），这可能在人类的遗传类型的某些变态中表现出来。

从人的自然的、社会文化的和精神的等各个方面的总体上来研究人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应当离开自然科学。人是一定的、适当地组成的、精神物理学和社会文化的总体，是许多不同的方面和过程的综合，这些不同的方面和过程是在生物学上和社会地或在心理学上被决定了的，同时也影响他对各种不同的人类的关系的特殊的反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复杂结构的机能时，对它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和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置之不顾。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相反的错误，即把这个复杂的总体仅仅归结为它的一些特殊的方面和支配着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所通常犯的那种错误；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犯特殊主义的错误。

哲学的目的是力求作出理论上的综合；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要对下列的一些特殊的科学部门所获得的关

于人的经验的知识加以综合，这些科学部门是：生物学、神经活动心理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种学、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各门科学、考古学、历史学等等。这种综合不能是一种“机械的”综合，或者仅仅把各专门学科的发现一般地“搜集起来”，“加以概括”。这种综合应当说明总体的复杂辩证关系，应当说明各有关学科所研究的人的这一整个活动机构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的各种影响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研究人类文化史，研究人类活动外化和物化为产品的历史，研究人类共同生存的形式的可变性、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可变性时，必须认识到：如果说只有各门人文科学才有帮助的话，那么也应当说人文科学提供的帮助最大。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识的、在历史上可以改变的人的活动及其劳动产品，所以人文科学在方法上和科学规律的概念的方面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而人文科学在提供解释时，不能仅仅把研究人类活动这个复杂的结构以及研究人类活动的产品的流通这一更加复杂的结构的各门人文科学作“简单的”、“严格的”物理学上的“混合”。

在研究人所独有的特点时，我们必须记住，人类存在任何时候都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存在，既是生物学上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